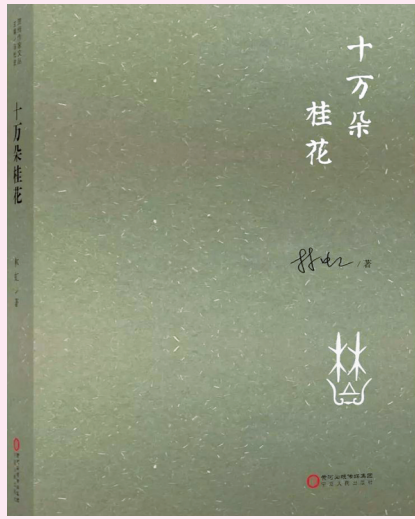


林虹:阳光那么好,我在想一个没有名字的人

□ 黄土路(壮族)



(注:诗集《十万朵桂花》的作者林虹,女,瑶族,广西贺州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22届高研班学员,上海戏剧学院2015高编班学员。曾在《作家》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等发表作品,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。出版有小说集《清澈》,散文集《时光深处》《两片静默的叶子》。曾获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,首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文学奖,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花山”奖。创作的大型舞剧剧本《瑶妃》获广西第八届剧展桂花金奖、桂花剧作奖。)

林虹你好!好久不见。

记得有一年我们参加广西文学的活动,在大明山上一同拍了一张照片。那应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我想如果我们再在那里拍一张合影,在照片上,你不会有什麼变化。而我已白发苍苍。时间的流逝,对一些人是有用的,对另一些人,则不会有什麼变化。在你安静的内心里,世界是缓慢的,你的一切不会再有变化。容颜,时光,内心的世界。读到那首《时

光慢》时的想法得到了证实:当时光慢,慢至停止,“白发的生长慢下来/肌肉的萎缩慢下来/牙齿的脱落慢下来/所有的衰老慢下来”,你获得了一个不老仙丹。

读了你的《十万朵桂花》,不知怎的,想给你写一封信。记得刚收到这本诗集时,先读了娜仁琪琪格的前言《安静的光芒,在时间的河川之上闪烁》。安静,这个词她用得太好了。我十分认同。她说你微抿双唇,轻轻一

笑。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你一直的写作状态,心里怀着善意,一切都是美好的,在你的心里,山河静,静至心里。因为安静,远去时光,眼下的幸福,才像一棵棵松树长在心里,十万朵桂花,才会在月光里低语。

你的诗歌,其实很多都从日常状态里来。这就是一个诗人扎根的土地。你写南瓜酿,写菜市场里的花,写沉甸甸地挂在树上的木瓜,写你的山河田园,满满的爱和温暖,溢过了世俗生活的表面。为什么同样的生活,美好的人会见花开心,痛苦的人会看到事物的阴影。

你诗歌中的那种美,并不是没有来由,而是万物本来如此。只是一颗心在安静中打开了,发现了它们。发现了万物有灵,万物本来就是美的。

比如这首《林子》,读着还是很感动:

阳光那么好

我在想一个没有名字的人

这个没有名字的人,他是谁,无关紧要了,是众生中的一个么?还是就是众生?那么好的阳光,让我们想起每一个人。这就是一种很善意的写作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写过的小说《赶往巴格达》,一个人,发现自己很容易爱上别人,先是异性,然后同性,然后老人和小孩,然后花草树木,他的爱不断地泛滥。最后,他想要爱去拯救这个世界,但他还是来晚了。在你的诗歌里,爱,善良永远都不会来晚。

我承认读你的诗歌,需要对应的安静的心态。我试图泡一杯茶,调暗灯光,做一个安静的读者。我知道在安静的状态下,一个人才容易把世俗屏蔽,把内心打开。在安静里,我们才能“从菊花里听到,年少的欢乐和青春的诗

歌。”

安静还容易使一个人进入冥思的最好的状态,接通天地,接通古今。《在潇贺古道等一匹马》,你就是那个羞涩、低眉、在潇潇边浣衣的女子。

安静还会让一个人的文字也会变得舒服。舒服得就像在林中,清冽的呼吸。充满了负氧离子。

不过,读这些诗歌,我觉得这些年,我并不认识你。读你的诗歌才有了一次重新认识的机会。我无法对你的诗歌进行点评,它们是一个安静的整体,美好的整体,有着思念着小小忧伤的整体。其实把一首首的题目排在一起,它也是一个整体,即使把很多首诗里抽出一些句子来,排在一起,它也是整体。即使把最初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诗歌和2015年的诗歌排在一起,它也是一个整体。这个安静的整体,你内心与这个世界建立的秩序,它不会变化,正如你在那首《我爱我现在的这个样子》里说的:

现在

我仍如当年

内心清澈

有我的方向和坚持

有我的爱和想念

有爱与想念,就完全可以撑起一个作者的世界。

读你的诗歌,有好长时间浸在里面,也变成了一棵树,一座古桥,一朵花。但很多时候,又想从中逃出去。我的世界,我们的世界,哪有那么多的安静,那么多的美好?安静是你的,我们什么都没有。

月明人团圆

□ 覃寿娟

今年中秋和国庆在同一天,双节合一,对于国人来说,真是个大喜的日子。中国人历来讲究团圆,特别是中秋节,家人在一起吃月饼,赏月,唠家常,应是世间最幸福的事吧。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怎么比得上在一起团聚的温暖。而长达八天的长假,天下多少家庭得以实现这一愿望。

朋友小林这几天脸上都藏不住喜悦的光芒,是啊,她的姐姐一家三口,已经买好了回家的动车票,中秋节就要回到小县城,与父母和小林一家共度中秋节。事实上,小林已经有近一年没有见到姐姐的真容了,本来姐姐一家今年春节要回来团聚的,哪知道,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愿望成空。大家困在各自的城里,大年三十晚上,只能发视频以解思念。小林说,父母年纪大了,平时总是叨唠着见一面少一面的话,视频时,是强装笑脸,关了视频,一脸泪,除了想念,还为女儿一家担心。那时,武汉封城,全国各地防控禁行,谁都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,会在什么时候结束。谁都没有想到如今是疫情低风险区,再加上长假,春节没有实现的团圆在中秋将会实现。

中秋对于我,同样也是期待。想当年,我很幸运地在中秋节当天出生,每年的中秋节,就是我的生日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,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到户,家家都穷,父亲一个人在县城做建筑活,母亲则一个人带着我们三兄妹在农村,生活甚是拮据,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荤菜就已经很好了。所以对于传统的中秋佳节,我们有特别的盼望。中秋节也是我家的团圆之日,在县城的父亲会回到村里,买上猪肉、月饼,自家养的鸡也会杀一只。那时的月饼,用纸包,月饼油足,纸往往被油浸湿,透亮透亮的,尚没打开纸,月饼的香味就让人垂涎三尺。月饼皮厚且容易剥离,打开包装纸,都要小心翼翼,以防饼皮掉落,当然啦,如果真的掉落地上,自然是会捡起来,吹吹灰尘,就入了口,哪里舍得丢了呢。月饼少,一个月饼切成几份,按人头分配,分给我们的月饼,也舍不得狼吞虎咽,得一小口一小口让月饼在嘴里辗转咀嚼,才往肚里咽。平日里的母亲晚上都要为家事操劳,但那天晚上,她会停下手中的活,在自家的小院摆上一小桌子,陪我们看月亮。母亲会特地给我两个煮熟的鸡蛋来庆祝我的生日。那时的童年,无忧无虑,即使是穷,也让人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。

母亲中年病逝后,家散了,我们跟着舅舅和外婆生活,他们待我们兄妹如亲生,而我和舅舅的三个儿子也像亲兄妹一样。长大后,我们各自生活的地方并不遥远,一年中的春节和中秋节,大家会从各地赶回来一起过节。大人们在一起杀鸡宰鸭,谈论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,小孩在身旁嬉戏打闹,亲情像温暖的阳光,驱散大家心底的阴霾。年龄越大,这种渴望团聚的心情越强烈。今年的春节,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又因为各自投入到不同领域的抗疫工作中,只有一两家人见了一面,所以这次中秋节,大家说好了,一起回来过节。

我们也感叹,中秋节,亲人们能在一起过节,全靠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好,家人不会再有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的伤感,而是月明人团圆,尽情享受天伦之乐。

小小说

王的城

□ 覃冰(毛南族)

一座城,在荒芜的旷野里存在了许久许久。久到它自己都记不清看了多少星星的陨落,河流的掘断和山峦的隆起。

可它从不孤独。它存在的每一天,都在等着自己的消亡。

那些从远处吹来的风告诉它,它们曾经见过城的消亡。日晒风吹、雨打雪侵。终有一天,它会化成细小的沙尘,泯然尘世。

它耐心地等着,就像曾经的曾经那样。

那时,它是大山的一部分。它不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,也不知道以后会存在多少年。它只是静默着,什么也不想,也什么都想不出来。

有一天,它被从大山冷硬的躯体里分离出来。装在咕噜噜作响的板车上,翻了山,渡了水,被拖到了这片陌生的地方。

晨曦里,一个男人走向了它。将手,放在了它的额上。

他说:从今往后,他是它的王。而它,是他的城。

有一种滚烫,自额头,遍及身躯。它突然感觉,自己的存在具有意义,它要将它的毕生,都献给这个赐予它名字的人。

男人将它埋在土里,在它的身上叠起一块又一块的石头,渐渐地,它便看清了自己的模样。高大、恢宏。有朱红的大门,有高耸的城墙,有雕花的飞檐,还有无数的殿宇。威风凛凛又安稳敦实地环抱着它的王,和王的臣民。

它陪着王挑灯夜读、点兵用将,也看着王万民臣服、八方朝拜。

可后来,它的王老了。原本清明的双眼变得浑浊,伟岸的身躯日渐佝偻。

那个星月无光的夜里。王用枯柴般的手,抚着它的身体。说自己要走了,去到更远的天上,但无

论去得多高,多远,他都会看着它,看着自己的子民。王还说,总有一天,他们会再相见。

王说着,声音渐沉,双眼渐闭,逐渐变得和它一样,又硬,又凉。

它在满城的白幡里,竖下对王的誓言。守护王的子孙,和子孙的子孙。

可是某一天,它厚重的城门被巨木撞开,猩红的血喷洒在它的脸上,它的身体被烧毁,被推倒,又被重建。

它的王没了。王的王朝也没了。可它,还在。

它长久的缄默着。冷眼看那些侵略者们,复被人侵略。看那些加在它头上的名字改来改去。它始终知道,它是谁。它在等什么。

它等等等等。终于等到一次巨大的迁徙,所有的人离开了它。它在杳无人烟的旷野里,眺望着苍穹,独自坍塌。

它原本巨大的身躯,在漫长岁月的摩擦下,只余最后一段残垣。可却它满心欢喜。

它的快乐,每一阵风都能听到。它用残躯上的每一道罅隙高声地嘶喊:来啊,吹啊,送我去见我的王!

可就在这时,太阳的影子被脚步踩碎。

有人发现了它。用一个方形的扁盒子对着它。不停地咣、咣、咣。

它突然有些心悸,像是有什么不可预知的变更就要发生。

没多久,更多的人来了。带着许许多多它没见过的怪兽,有大有小,绕着它的身体不停地走动、摆弄。

它听到人们在说:没错,这就是我们找了许久的王城。

走开!不要过来!它尖利地叫喊着,身上炸开了一道又一道裂纹。

来人惊呼,天啊,不行,这样放着它不管,它很快就会朽坏,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保护起来!

不!!不!!不!!!它尖利地叫喊着,一声又一声。无人听见。

人们骑着独臂的怪兽,挖开它身旁的泥土,搬来巨大的透明棺材。将它最后的希望,砰地阻断。

那之后,再也没有风传递它的声音,雨滴也无法再落在它的脸上。那明晃晃的太阳,就悬在它的头上,可它再也感受不到那种温暖。

无数的人,来了一批又一批。隔着棺材窥视它的模样。

它在攒动的人群中,被一种陌生的情绪击中。像没有着落的风,在无尽的虚空中不断往复,四野无依。

它发现,它再也难见,它的王。